

### 国之牢笼

以上所述乃是巧克力对于一部分人类而言“美味”的一面,对于另一部分人类而言,这种食物带给他们的感受,却有无尽的苦涩。

最初控制这一行的西班牙人,除了在中美洲地区奴役阿兹特克人种植可可外,还将其移植到紧邻的加勒比海群岛,然后跨洋带到了非洲,接着是亚洲的印尼和菲律宾。

这个传播路线,与西班牙的殖民地分布范围基本一致。那些后起的海上强国如英国、法国、荷兰也纷纷在各自殖民地中移植可可。然而,并非所有的土地都适合可可的种植,经过几百年的试验之后,欧美列强发现了一个特别适合种植可可的地区——西非。

相比于那些早在17至18世纪就开始大规模引种可可的地区,西非的可可史开始得颇晚,时间是19世纪下半叶,但其发展速度却异常惊人,因为那里的地质、气候条件特别适合于可可生长。这其中最为惊人者,则首推“黄金海岸”(此即“加纳黄金海岸”,下文同)。

专注于研究英国殖民史,著有《帝国斜阳》一书的英国学者布赖恩·拉平认为,“黄金海岸”的非洲人因为种植可可,得以再度重返全球市场,剧增的产量与巧克力的流行,给他们带来了大量财富。

而在其他国家的学者看来,“黄金海岸”却是殖民地掠夺最典型的范例。如按照拉美学者发展出来的“依附”理论,英国不仅从“黄金海岸”的可可生意那里赚取了暴利,还通过另一种方式牢牢控制了这里——此地的非洲人除了一辈子给英国人种可可外,没有其他的生存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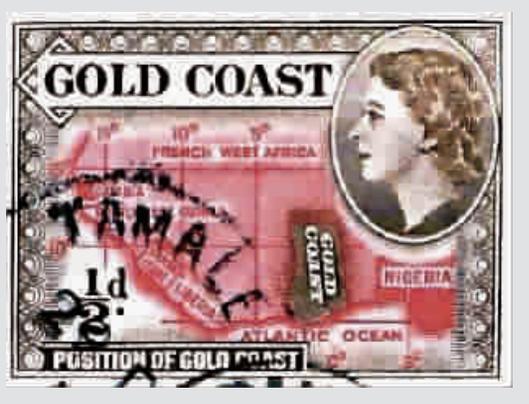
独立之后的“黄金海岸”改名为加纳。加纳人深切意识到英国人留

# 巧克力的甜蜜与“原罪”(下)

◆ 匡济



◀ 弗雷公司早期的牛奶巧克力广告  
▶ 1953年,英国在加纳发行的印有伊丽莎白女王像以及“黄金海岸”字样的邮票



下的“可可遗产”毒素太浓,独立伊始,就开始努力改变国内放眼望去都是可可树的局面,并有一系列工业化的宏伟蓝图。

很不幸,他们的努力遭遇了全面失败。农业改革、工业建设,那都是需要大量资金、技术与设备的,加纳显然缺乏。他们只得拿宝贵的外汇去换取。那么外汇又从哪儿来?只有卖可可。

加纳几经挣扎,经济不见起色,进而是经济衰退、政局动荡。无可奈何之下,只有回到可可树的树荫下去。20世纪60年代,加纳成为全球最大可可供应国,年出口量超过50万吨。

1977年,最大供应国的名头又被另外一个西非国家夺取,其名为科特迪瓦,曾经的名字则是“象牙海岸”。此国陷入牢笼之深,不亚于加纳,进入21世纪后更是来了一连串

的内战。

### 人之困境

全球主要的巧克力公司都有网站,而且风格不一,但有很大的概率你会看到这样的画面:种可可的是黑种人,将可可变成巧克力的是白种人。

这并不是种族歧视,而是忠实于巧克力历史与现状的素描。2008年全球可可产量超过350万吨,约五成来自非洲的加纳和科特迪瓦,这两个国家却长期位列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榜单,大部分人从事可可种植业,平均寿命不到50岁,两国的GDP加起来还不到700亿美元。

与之对应的是两国可可豆的主要采购商,年收入基本上都在百亿美元之上。如以德美、士力架、箭牌等产品闻名世界的玛氏公司,2015

年的年收入就超过300亿美元,而其每年采购可可豆大约35万吨。

按照可可豆2014年“大涨”之后大约每吨3000美元的采购价来看,玛氏公司付出的成本也不过是10.5亿美元左右。尽管玛氏公司还有一些糖果及宠物护理产品的产业,但巧克力在该公司的产值及利润不言而喻。

1998年,一个西方国家的人道组织,开始指斥雀巢等公司与加纳、科特迪瓦地区的童工问题有关系。2000年,英国BBC公司拍摄了一部纪录片,将那些为巧克力公司提供可可豆的种植园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画面极其震撼——大量的童工在酷热环境下,用瘦弱的身躯采集、搬运可可豆。巧克力?那是他们从未听说过的一种东西。

事实上,童工问题涉及到的问题还更加复杂——童工之中的很大

一部分是被贩卖而来。贩奴者,与当年一样,并非外国人,而基本上是本地人,他们盘踞在车站、广场等人群密集的地方,或者是从遥远偏僻的乡下偷取儿童,然后出售给种植园主。使用奴隶的种植园主,再给巧克力商们提供廉价的可可供应。

可可树只在南北纬15度以内有较好长势,这也是加纳、科特迪瓦等地适宜种植可可的一大原因,因为全球变暖、病虫害等因素的影响,这一范围在不断缩小,目前大约是南北纬10度以内,对于巧克力商而言,这可不是什么好消息。

更让巧克力商担忧的是,可可的种植者,为了尽可能多地获取回报,不顾可可树的自然习性,砍伐掉其他植物,像种植玉米一样将其密密麻麻地种在一起。

可可树喜阴,没有其他的高大树木给其做蓬,以及一些热带植物来维持湿度,不会有太高产量与质量,反而会影响到可可商的生意。但挣扎在温饱线上的可可种植者并没有金钱也没心思去搞生态系统。

2013年,全球可可开始供不应求。主要原因是加纳等国遭遇了大面积的干旱,而干旱的原因,自然又与毁林伐木的单一种植有些关系。

2014年,可可继续短缺,加纳等国饱受埃博拉病毒的侵袭。农林学家则早已经提出警告,若全球变暖持续下去的话,西非地区可能不再适合种植可可一类的作物。巧克力商的应对办法是一面忙着将产品提价,一面忙着抢购可可。

巧克力商同时还用上了一些立竿见影的手段,其中的代表就是新型杀虫剂和除草剂的使用。这些新产品据称是用来替代传统农药的无公害产品,能有效保护可可树的生长,至于其对土壤、植物甚至人有副作用,就不为人知了。

摘自《看历史》微信公众号

## 文学的生命——我和我的作家朋友

修晓林

### 39.生命力顽强的人

陈村的内心有着一种不可遏制的温情,他总是以最为细腻的情感和最为动人的语言,给家人以温暖,给朋友以帮助。1991年8月25日,陈村的女儿天天四岁生日,父亲在浦东的家中摆上月饼,插上蜡烛,在幸福温馨的烛光中,说起以前冬天寒冷却没有空调,弯腰在塑料浴罩里为女儿洗澡的情景。1997年的8月28日,陈村的儿子杨乐山水出生。儿子从小就兴趣广泛,看书、写诗、音乐、街舞,样样都会,十三岁就组建了自我的摇滚乐队。通达开明的父亲对组队的儿子说:“你什么都去试一下吧。”

陈村玩电脑玩网络玩得精。从十几年前的榕树下网站,到这些年他在99读书论坛“农夫山庄”版块开设的“小众菜园”,都显示了一位当代作家,与社会与友人的紧密联系,以及作家内心的充盈自信。作为“小众菜园”的园主,陈村将这片园子耕耘打理得生机勃勃、硕果累累,在这个文艺沙龙里,作家、记者和民间写手踊跃登场“劳作”,各种思潮、各种趣闻在这里汇集,信息量很大,真是人气聚集,影响广泛。一位行动不便,有时还要拄双拐走路的作家,面对电脑,点击键盘,与四面八方进行海量信息交换,耳聪目明,机灵应对,这只有在网络时代才能做到。

2012年11月的一天,上海作协的饭厅,陈村递给我一支香烟,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只像个小抽屜的银色微型烟缸,轻轻放在桌上。这真是上海好男人的讲究和周全。旁边有人说:“陈村,你的精神真好。”陈村用沪语答道:“勿能讲的。”意即好事要“捂”,说了就会“泄”。说此话时,陈村的眼神,还是那种一以贯之的坚定无比和聪颖灵活。我心想,这是一位多么冷静又充满果敢毅力的作家。门外有人在叫陈村,他要去一所院校讲课。我看着陈村微微左右摇晃着缓慢走去。陈村的背影,让人觉得他就是一艘愉快的航船,一年又一年,总是在生命的波浪中颠簸着,快乐前行。



接触残雪,认识残雪,由远而近。1987年夏,上海文艺出版社在教育会堂举办几位在大型文学期刊《小说界》和《小说界·长篇小说增刊》发表作品的作家文学研讨会。残雪到沪参加。我初次见到残雪,见她发言时,那响亮的湘语和从内心发出坚持走自己创作风格的坚定信心,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残雪说:“我是一个生命力十分顽强的人。”听人说,残雪三十岁开始写小说之前,做过铣工、装配工、车工,还当过赤脚医生,后来为了努力改变沉闷的生活境遇,他们夫妻俩又开了裁缝铺子,某一天,残雪在缝纫机旁踩着踩着就刷刷不停地写起了小说,从此开始了真正的文学之路。残雪是一个很能吃苦耐劳的人,说她愿意吃苦,盼望在吃苦中使自己变得越来越强大。十一二岁时,小小年纪的残雪看到别人挑担子,竟是心生羡慕。她会拿家里的煤折子去买煤,体重才五十多斤的她,用两竹筐挑了五十斤蜂窝煤回家。我心想:真是一个坚强的湖南妹子。

这第二次见到残雪,是在1996年12月冬天的中国作协第五次代表大会。散会的那天,京西宾馆的厅庭里,残雪的身边是一只拖轮箱,她对一位年轻作家说:“要吃苦,耐得十年苦,赢得芳香来。就看你十年之后的收获了。”这显出她的远见和眼光,熟知人才成长规律,行事从容淡定。

残雪当是属于新时期文学蓬勃发展进程中一位“另类”“怪异”的女作家。自从她于1985年发表《山上的小屋》引起作家和评论家的惊讶之后,她所发表的数十篇小说,其内容描写几乎都是清一色的精神变态者。她笔下的人物,都是一些“总想给自己一个明确的规定”而不能,于是徒劳无功挣扎一辈子的人。残雪小说所展示的这个世界,看起来既古怪又荒诞,但又是荒诞的社会现实所造就的反常的人,都是对于这个社会现实所作出的夸张、变态的反映。文学评论家李子云如此精准评价残雪作品:“这些精神异常的人,对于正常的自然现象,那明亮的太阳、花的香气、果实成熟……反而感到不能容忍。小说的叙述者,不是站在正常人的立场来描写这些精神异常者的心理状态和行为,叙述者与小说主人公的立场合一,叙述者本身就站在精神异常者的立场来叙述这些不正常的感受和心理反应,这就更是加强了那种神秘乖张的气氛。”

### 12.车到茶城

“妈,你能不能说些别的话题?”常若雨嗔怪道,脸上浮起了一层淡淡的红晕。“我吃好了,你们慢慢吃吧。”这时,常爸爸起身推开饭碗进了自己的房间。“你看你看,你爸爸一辈子就是这样无趣。若雨,你将来可千万别找这样的呆子做老公,不是气死就是无聊死。”方亮在一边嗷嗷一声笑出来,赶紧拼命忍住。常若雨突然觉得,家里多个人来吃饭,还真是热闹,这种感觉非常好。

吃完饭,雨已经很小了。坐在桌边又喝了几口茶,窸窣窸窣的雨点已变得若有若无,方亮再不想告别也只得起身了。“番茄汁的事情要抓紧啊。”常若雨送他到门口说,“你今天也看到了,我妈有多鸡婆,就看得我空着。”方亮笑着说,“老人家都这样,你怎么逼着我相亲就可以了。”“你只知道她逼我相亲?她巴不得我早点嫁出去,她可以完成任务呢。”常若雨偏要逗他。“啊?真的?”方亮目瞪口呆,“她真的逼你去相亲?”常若雨咯咯笑起来,“可惜她倒是想让我相亲来,就是手头没有人选。”

常妈妈见这两人站在门口,女儿低低地说着什么,又咯咯咯一阵儿笑,感觉有门,于是亮起嗓门说,“若雨啊,你去送送方亮,顺便给我带些大麦茶回来。”“大麦茶哪里有卖啊?”常若雨不满地撇起了嘴。“我开车带你到处去找找吧,反正我也没事。”方亮赶紧说,“是啊是啊,反正你们都没事,就出去转转吧。”常若雨明白妈妈的用意,但偏要逗逗她,“我知道了,大麦茶超市有,那就不劳烦方亮了,待会我自己去超市买。”“超市的大麦茶哪能吃啊?质量这么差,还贵。方亮不是有车吗?那你们去茶城买好了,那里的大麦茶既便宜质量又好。”常妈妈急道,“是啊是啊,我正好也要帮爸爸带些胎菊,就一起去吧。”方亮接口说,“常若雨看着方亮,方亮一时不知所措,感觉到身上渗出细碎、密集的汗珠。但常若雨突然冒出一个嫣然笑容,“那就走吧。”方亮长舒一口气。

坐在破旧宽敞的面包车,常若雨调整一下坐姿说,“放点音乐出来。”方亮本想借机好好跟她说说说话的,但见常若雨毫无这种

意思,只得打开CD。

不一会儿,茶城就到了。方亮找个地方停车,关了音箱。音乐声一停止,常若雨马上睁开了眼睛,“这么快就到了?”“是啊,太快了。”方亮一语双关。“快点买好东西回家,就是帮父母完成任务的。”常若雨笑笑,柔软的话里夹了几根硬刺。

方亮心一沉,脸上却不敢流露出失望和不快来。一阵风吹来,常若雨的头发飘拂起来,那一根根的秀发就是方亮心中的一缕缕阳光。她喜不喜欢他没有关系,只要她能跟她在一起,看到她,听到她的声音,想到她,就是他最大的快乐了。方亮笑了。

“你每天都这么开心,真的有这么开心事吗?”方亮想说,那是因为你。但不敢这么说,只说,“知足的人就会觉得快乐。”常若雨想了想,“很有道理和哲理。”

在茶城一楼转了一圈,方亮问,“还上去看看吗?”“上面也是大同小异的,我们就随便挑一家买了吧。”方亮还想跟常若雨多逗留一会,这样的机会难得,他不想这么快就回家。“我还想买些绿茶回去,这一家有品茶的,我们坐一会喝点茶吧。”常若雨犹豫了一下,“那好吧。”茶店老板娘满脸笑容的殷勤地为他们泡上茶,常若雨边喝边打量四周,“都说生意难做,卖茶的生意倒挺好的。”方亮压低声音说,“卖茶的都是暴利,而且这里已经成气候了,所以这些商家的日子比较好过。”常若雨点点头,“现在看来开饭店和服装店的钱最难赚。”“你真有悟性。”方亮赞道,“少拍马屁。”“我说的是真的,你有做生意的头脑,不好好开发真的可惜了。”夸奖总让人心情舒畅,常若雨美美滋滋地品着茶,感到茶水甜丝丝的。

喝了一会茶,方亮买了一些毛尖和胎菊,又帮常若雨带了一斤大麦茶。常若雨想给他钱,一看才四元钱,想着拿出来方亮也不会收的,就说了声谢谢。方亮想再帮常若雨买些好点的绿茶,被她拒绝了。从这晚分手后,只要一喝起这次买的茶,方亮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常若雨;而常妈妈只要一喝大麦茶,就会问女儿一些方亮的消息。

## 小店开张三周年

凌寒

